



六家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京都下

魏都賦一首

左太冲

魏國先生有睟

邃

其容乃盱

于

衡而誥曰异

異

乎交益之士

良曰睟容温潤之貞眉上曰衡盱舉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相奢侈過甚乃張目舉眉怪而告曰交

趾吳地也益州蜀都也异乎怪詞也士人之通稱也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於面不言而喻趙岐曰睟潤澤貌也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异異也尚書堯典曰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有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

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
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
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

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
向曰音人語音也夏
中國也土土壤風風

俗乖別也言在楚楚音居夏夏音居土壤風俗之別也情有奸險者
有通易者皆積習常俗所殊致也言吳蜀二客之言太過土壤風俗

所乖積習其俗殊異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
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

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劉曰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
善曰周易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雖

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濟曰言人雖則積習為之常
性固非天生自得蓋染而成

也劉曰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
曰使自得之趙歧曰使取得其本善也昔市南宜僚弄丸

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

競為辯囿也翰曰白公將與楚子西戰白公使召宜僚將用
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白公感之遂止兵是

難解也言吳蜀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之銑曰先生
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吳蜀二客以德音釋競于

辯囿言辯者多詞如苑囿之有草木也劉曰莊子曰市南宜僚弄
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

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
囿也善曰毛詩曰德音孔昭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

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

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權輿始也太極未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
始一晝一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

者為山嶽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
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劇素美

新序曰權輿天地未祛也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又曰夫
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

曰流澤遂而成水
停積結而為山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

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向曰九州分野各有星紀萊裔
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之隅隅

角也竅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國以巖岡江河而限隔蠻夷高危之
穴也言蠻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劉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

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
分野楊雄州箴曰交州荒壤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蠻陬

夷洛譯導而通者鳥獸之氓也翰曰陳聚也落落居
也譯易也道引也

言蠻夷聚居部落言詞殊別不為中夏所識有來朝者則使人傳易
其語引而通之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不異鳥獸劉

其語引而通之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不異鳥獸劉

其語引而通之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不異鳥獸劉

曰取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取善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萇詩傳曰氓民也

為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翰曰正位謂正於實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實位

居君體者以中國為咽喉之要不以邊陲為襟帶之險也劉曰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善曰喉襟以身及衣為喻也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智腹也李尤屯谷關銘曰矜帶咽喉聲類曰矜衣交領也

長世字毗者

以道德為藩不以龍襲險為屏也向曰字養毗民也蕃屏皆援也言養人以德不以險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毗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

而子大夫之賢尚不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朝

樂率貢職良曰先生謂容為子大夫之賢者主客之義也翼佐翼佐以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王也銑曰先生使吳蜀二客歸義於魏從其正朔納其貢賦也善曰言不曾與眾庶翼戴上

者等其威儀又不附著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注庶明其教而自勉厲登戴王命左氏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北孝識曰正朔所加也莫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曾係耳莫不來貢

而徒務

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

向曰詭曲也匪非也匪人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不稟魏之正朔而曲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宴然而安懷其鴆毒於絕遠之域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卒以為榮西蜀亦不以德而務驕其險阻也善曰徒務於詭善隨惡同於匪民又曰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毋良毛萇曰詭人善隨民之惡者也詩曰獨為匪民左傳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曰蔡雍楚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

總默語之常

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懷離以矜然假屈渠彊

兩巨**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躋駁於王義孰**

愈尋靡蒞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向曰繆猶昧也倫次也不度義而言

一

曰繆言君子或默或語責二客昧默語之次牽不義之言而越其奢
侈也 翰曰華離地形也言蜀都之地小狹華離斜角不正徒誇飾
以爲沃壤也 偃疆夷狄惡性梗戾謂王孫夸士卒勇悍也云雖有石
林之岸萼謂攘臂而靡之是也 銑曰粹美方比壯大踏取駁亂也
言吳蜀二客非能醇美以比於大道是謀乖亂王者之義愈比也遠
路也靡流白言萍水物者若求於中路不可得也燕王好巧有衛人
詐言能刻沐猴於棘刺之端後作詐發而逃之言二客之言差謬如
中路尋萍棘之刺端造沐猴也 劉曰李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
不度於義者謂之繆言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
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
五車其道踏駁楚辭天問曰靡萍九達泉華安居韓子曰燕三好微
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
請觀客爲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
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
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
臣爲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
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爲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
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冶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
談之士多棘刺之說 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也
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詩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偃
疆江淮閒孟二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 眾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顛
以開顏精純粹而始壯華口哇反司馬彪壯子注曰踏讀曰舛往乖

也駁色雜不同也 頰普丁切王逸楚辭注曰寧有莽草蔓衍於九達之道靡蔓也

劔閣雖嶮憑之者

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

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固

蒂之道也 善曰劔閣蜀境也 酈元水經注曰小劔去大劔飛閣懼
故謂之劔閣廣雅嶮嶮高也力彫切又曰蹶敗也老子曰有國之母
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
久視之道聲類曰蒂果臯也

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

以愛人治國也

者必見奔北軍敗曰北是以非愛人治國之

理也 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
險也禹伐之毛萇詩傳曰濬深也鄭玄曰禮注曰負性情也漢書音
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南北之北
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

初暉況河異之爽塏

苦與江介之湫 子湄 向曰桑

謂曰將西謝也長庚星名昏見於西方爽明也塏高也介左也湫湄
小水也言桑榆末光上踰越長庚之初暉而况魏都居於河異高明
之地而與江左之小水爲齊也 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
宅曰予之宅湫隘器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
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 故將語

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角六合

之樞機齊曰語子者先生語二客也神州赤縣則中國也近國之地曰畿樞戶所以轉而開閉也機弩牙也所以發箭皆言其要也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也劉曰鄒衍以為儒者所謂

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州者也

荒睢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蹠諸夏卓犖與卓蹠音義同呂氏春秋曰

神通平六合也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奸回內鼎備兵

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為

煨燼故荆棘旅庭殷殷謹於寰內繩繩八區鋒鏑

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翰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網法網也維網網也

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漢之法網絕其網維也向曰回邪也鼎奮也紫微帝宮也言漢網既絕網維茲邪內奮兵革纏繞於宮室也帝

宇巢焚謂董卓燒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巢燎原草皆化為灰燼也

旅猶次也宮室既盡故荆棘次生於庭銑曰翼翼美也眈眈深遠

貞殷殷繩繩皆衆也寰內天下也八區八方也鋒鏑兵器也寓寄也

言天下八方兵革縱橫人不安宅城邑為之丘墟野多戰場故麋鹿

寄於城邑之間劉曰不飲酒而怒曰顛詩曰內顛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闡官故曰內顛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也光熹元

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張讓郭進等斬

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賁中郎將支術等攻閣日暮術

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還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言

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

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被謂淮南王曰

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且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目今見

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類

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漢書陽九

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禁網

疎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三逸楚辭注曰維絃也尚書

曰崇信茲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為王沈沈

者應劭曰沈沈室深邃之貌沈長含反與耽音義同謝承漢書曰陽

球為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烏瓌反廣雅曰煨煙也杜

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反毛萇詩曰房衆也毛詩曰子

孫繩繩兮長楊賦曰洋溢八區說文曰鋒兵端也

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也

伊洛榛榛曠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嶠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苗

齊地鄆郢楚地木叢生曰榛牢落闕寂也言此四都亂也榛曠荒蕪
闕寂丘墟皆謂居人少也 善曰服虔漢書注榛木叢生也賈逵國
語注曰蕪穢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東觀漢記曰弟五倫自度仕
官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鄆縣呂氏春秋蜀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
為丘 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
墟也

猶犖昌之與子都培部堞路之與方壺也向

而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犖犖古之醜人子都美人培堞小堆阜也
方壺海中神山言當此時大魏開國結構之初而萬國相比則吳蜀
猶醜人小阜魏猶子都方壺 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
也犖犖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犖犖椎顛廣
額色如漆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堞無松栢培步苟切堞路苟切方壺二山名且魏士者

畢昂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

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則霜

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

風雖則衰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

舊蘊於遐年濟曰畢昂星異州分野則魏都也舜都平陽禹都

也 翰曰隈猶隈也八埏八方也言考之四隅則為八方之中央也
則之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中也卜偃晉掌卜之官晉
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故曰
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故曰前識春秋襄公十九年吳公子季
札來聘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居比則為明
王故曰美其風德也 向曰形見也衰代謂春秋風德時也言雖遇
衰微之時而盛德形於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 銑曰蘊積也言魏
風雖已沒於千祀而我今復都之是懷古而積於遠年之劉曰詩譜
云魏地畢昂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異州雷首之北析
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
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
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沂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
啓之矣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為之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
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
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
越春秋曰樂師曰君主之德可記之於管
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

齊秦結湊異道開會躬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

鳥川澤迴繚了恒碣碁感五磳各五於青霄河汾浩

泚翰而皓漶與南瞻淇澳於六則綠竹純茂北臨

漳塗父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

驚於四表溫泉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

老向曰齊秦國名異道皆州名良曰躬都朝歌在鄴南衛亦在

邃也迴繚繚繞兒恒碣二山礧礧高兒河汾二水名浩泚泚並水

大流兒銑曰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塗二水名漳水

冷塗水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冬夏異沼沼水之通稱也翰曰

鄴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云時時曰鳴故稱靈響驚警也表

外也鉦金聲所以節鼓者則此石鼓也云鉦者文之失也濟曰

必也水急流兒言溫泉流而涌自為波浪言其華美而潔清可以蕩

滌疾病而延壽劉曰當魏襄王時蘇秦說魏王曰南有鴻溝東有

淮穎西有長城北有河水地理志曰魏嘗觴素之分野也自高陵以

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

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

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

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

名也詩曰瞻波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塗二

水名經鄴西北塗水熱故曰塗口水有寒有溫故曰冬夏異沼也

州圖鄴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自鳴劉邵趙都賦曰神

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瑟彼泉水溫水在廣

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疾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

奏聚也異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

栢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在汝南曾猶前也南都賦曰洧水蕩其曾

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彭舊都周分為鄴鄆衛礧礧高貌鄭玄周禮

注曰汾水出汾陽縣浩古老切泚古旦切上林賦曰灑灑潢漾廣雅

曰浩羔大也皓故老切泚餘眇切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

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困山塗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

入漳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瑟同音秘魚豢典略曰浪井者弗鑿

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

白原隰昫昫勻墳衍斥斥或菟鳥罪壘力罪而復陸

或熿廣苦朗而拓託落乾坤交泰而烟煜嘉祥徽

顯而豫作是以兆朕胤振古萌祗帝疇昔藏氣

讖楚禁緯閔象竹帛迴世善本作時世而淵默應期

吳

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

翰曰墨井井中

有石如墨鹽池在河東古冀州之界故此言之玄素則墨井鹽池之色滋液並水名冀州田第五厥土白壤也嵬壘高下貞複陸重疊也
穰即光明也拓落寬廣貞言山川或高下重疊也或光明寬廣微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熅而豫作嘉祥之美明示我魏祚也謂漢相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宋之間識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祖應期運焉故云嘉祥豫作也
向曰昀昀平坦貞墳堤也下平曰衍斥斥廣大貞朕跡也兆微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也抵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札之賞美者識識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緯星也即上黃星之應矣闕密也竹簡也帛素也古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識緯竹帛之上迴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大沈靜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也
良曰暨至也今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言當天心有曠代之才
劉曰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闕閑也詩云闕宮有恤
善曰周禮曰辯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昀昀原隰以純反斥斥廣大之貌也周易曰天地交泰又曰天地烟熅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徽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直軫切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

抵本也丁計切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毛萇詩傳曰闕閑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大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

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脩其郭郭

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

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

草創而高門有闕浪苦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

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去准當

年而為量思重文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儔子

拱木於林衡授全模善本作於梓匠良曰允信臧善也繕理也城隍

池也向曰經始謂經營之始也牢籠百王之制法也銑曰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模寫也濟曰堯之所居茅茨不翦禹卑

二六卷

宮室今將視省察以為軌則也古公文王祖也為戎狄侵國遷于岐
下草創都邑其人亦隨而至言有德也閼門限也言足以限內外也
言險者宣王中興復修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 翰曰聖哲文軌
則順舜禹古公宣王也并文質者去太去甚也商度豐約取其折中
准當年豐儉而量其人力以使之重爻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處而
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大壯卦名荀卿
子云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非為奢侈也故覽而採之蕭何漢相作未
央宮 向曰僭理木之器兩手合抱曰拱林衡主山林之官梓匠工
木之人 劉曰尚書曰謀及卜筮猶周公之上都洛邑也詩云爰契
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重爻易爻也大壯易卦名也易曰上
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禦風雨蓋取諸
大壯謂壯觀也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溫涼養德別輕重也非為夸
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
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 善曰尚書曰謀及卜筮淮南子曰太
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
堯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甲宮室毛詩美古公宣父曰高門有閼
又美宣王曰築室百堵說文曰僭具也饌免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 遐邇悅
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鈞繩之筌緒承
二分之正要揆曰曷考星曜建社稷作清廟築

曾宮以迴匝比罔隙魚檢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

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崩起而崔嵬徒感若

玄雲舒蜺以高垂銑曰子來言遠近百姓皆悅豫如子之來

曰考星言考度星日以定南北也對山負髡雲負言殿之丹青色麗

如玄雲之中舒其虹蜺自高而垂下也 濟曰闡述也鈞曲尺也繩

所以直木者筌次也言述此鈞繩將次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正

要者言取春分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也 良曰清廟

祖廟也文昌者殿名也 翰曰隙小山而無草木者陂險也言築宮

迴匝比之罔隙者而無險也 劉曰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云定之

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星營室中者可以與土功

也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 善曰難

蜀父老曰遐邇壹體豫或為務西都賓序曰眾庶悅豫毛詩曰庶人

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

王爾投其鈞繩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筌同周禮曰匠人建國書系

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立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

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隙崖也鄭玄禮記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

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髡垂貌也

淮南子曰 瓌材巨世埴楚濕除參差粉扶棹老復

玄雲素朝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結藥櫨盧疊施丹梁虹申以竝巨朱楠森布而

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蒂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

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漉被池濟曰瓌美巨大也言美材大於當代之者埽壘相接

只參差不齊白粉棟椽椽也言重複而結聚之樂曲枅櫨斗也案疊而施之龍首謂殿屋上四角皆作龍形於椽頭雨水注入於龍池中

駕之於地梗概猶髣髴也漉池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雷之水髣髴似也翰曰巨橫也丹梁如虹蜺之竝橫朱楠謂櫨也森多也支離

歷歷然分布白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列行疏布也綺井向下行布如花蓐之懸井中皆畫蓮花目下見上故曰倒披

劉曰爾雅曰櫨謂之椽善曰廣雅曰曲枅謂之樂說文曰櫨櫨柱枅也然樂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都賓曰抗膺龍之虹梁西京賦

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齊龍首而涌雷謂為龍首承檐四隅而以寫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毛詩曰漉

流也旅楹閑列暉鑿挾烏振章棖題黠徒隸徒階

隋述嶙嶙响音長庭砥履平鐘虞夾陳風無纖

埃雨無微津翰曰旅陳也楹柱間也閑列行也言棟柱每間而行上有朱色窻復見日光故暉色鑿明於挾振挾

振屋內也椽頭也題頭也巨椽頭黠隸而深黑色謂漆之然也階隋處嶙上處嶙响次級也津潤也填以砂土其平如砥言長庭雖風而

無埃雖雨而不潤向曰虞鍾格架也夾對陳布也言相對布於長庭也劉曰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振屋宇穩也文昌殿前有鍾

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製賓鍾又作燕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簾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

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暉鑿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曰鑿照也類聲曰黠黑

也直感切隸亦黑也應劭上林賦注曰楯闌橫也西京賦曰抵鐸嶙峋埤蒼曰嶙峋山崖之皃也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為宮

室邊足以御風巖巖北闕南端攸遵竦峭雙碣方駕表上足以待露

比輪西闕延秋東啓長春用觀羣后觀享頤賓

翰曰巖巖高也南端正南門也攸所遵法也言南端法於北闕也竦峭猶峻高也碣立也方駕比輪言竝車也門廣大可竝車而行銑

曰闕啓皆開也延秋長春二門名向曰於此門用朝百辟諸侯也頤養也賓客也又於此觀享養賓客也劉曰文昌殿前值端門之

前南當南上東門又有東西上東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

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毛萇詩傳曰觀見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周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

觀亭頤賓 許兩反 左則中朝有絕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

泰去其甚木無彫鏤所留土無締題錦玄化所甄經

國風所稟翰曰絕光也言中朝衣冠盛絕而有光也寢正殿也

奢侈為務 銑曰鏤鏤也為木不彫鏤也土無締錦言土工不文飾

也立聖甄成也言皆聖化所成國風所稟謂儉約稟於國風也國風

詩以美儉也 劉曰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

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為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也墨子

書曰堯之為君採椽不斲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

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知民節也老子云去

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施赤貌也尚書曰既勤

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締錦說文曰締厚繒也

玄化自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有稟承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

洽矣黔首用寧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切毛詩序

曰一國之事繫一 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

人之本謂之風

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此禮蕙風

如薰甘露如醴良曰四者皆門名闈宮門也洞通也言宮重

重與諸門相通而出鏘鏘濟濟衣冠盛矣

銑曰猗猗萋萋草樹盛白薰香草也焚香曰薰言草樹之香風傳之

如火焚香也甘露函草樹之上漬其香芬如酒醴之香氣 劉曰聽

政殿前聽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崇禮門崇禮門左順德

門三門竝南向外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門前有司馬門

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

相通 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萇詩傳曰猗猗萋萋茂

盛貌也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

薰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大平則降鄭玄周禮注

曰醴今 禁臺省中連闈對廊直事所由典刑所藏

甜酒 藹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

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諸吏膳夫有官

藥劑有司肴醴亦順時腍理則治銑曰禁臺省中丞

也直事謂寓直之類言禁臺省中寓直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之所

藏蓄也 翰曰藹藹多盛白螭蟬也漢官儀侍中常侍冠皆飾金蟬

故曰齊光詰朝納言喉舌之官早朝陪侍天子帷幄出納喉舌皆成

其文章為天下儀軌措式焉亞次也柱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子以

察人過符節掌符契旌節謁者通事者典璽諸吏掌天子印璽者

向曰膳夫掌食之官藥劑主藥品之職醴醴酒言食與酒各順時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進之藥劑治腠理之疾腠理者皮膚間也 劉曰升賢門內聽政闈

外東入有納言闈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而升賢門外東入有醫

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

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 善曰魏武集

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闈通房人所安也直事

若今之當直也蔡雍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

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蠅金蟬蔡雍獨斷曰

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

旦也周禮曰亦人掌幄鄭玄曰王所居之帳尚書舜曰龍命汝作納

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

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

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膳

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

曰舊醕之酒謂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高誘

曰腠理也 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闈術楸梓木蘭次

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温

室儀形宇宙曆象賢聖圖以百瑞粹對以藻詠

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茲亦等競

皆堂名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永巷庭也闈術謂宮門道詰曲也楸梓

木蘭皆坊名宮舍次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也良曰西南其戶

者言宮內之門或西向或南向言不日而成之蓋速而易就温室殿

名丹青炳煥畫文也 翰曰言於温室殿畫天地之形賢聖之象百

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之以知安危之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

身也言舜作績畫舜器以為鑒戒今之温室亦與齊競也 劉曰近

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坊文

石室後宮所止也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

東西二坊之中安者温室中有畫像讚尚書各繇薦舜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名 善曰列

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甲乙謂次舍之處以甲乙緣之也毛詩曰築

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而頌詠之也茫茫遠貌

也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 右則蔬圃曲池下畹

於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傷弱芟子係實輕 葉振芳奔龜躍魚有際 麗 呂梁馳道周屈於果 下延閣脩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 峙而崢嶸亢陽臺 善本作高字 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

上紫棟而重雷留救力下冰室而返冥

良曰蔬圃菜園也
畹田也高堂園中

亭也曲池植蘭渚曰蘭渚莓莓盛白石瀨有石而淺流湯湯急流白
向曰藜木之細枝枝頭垂實而輕葉搖動其芳香際下視也呂梁水
名其水急流言池中龜魚奔躍如視呂梁之上延閣胤字言閣道棟
宇相連引也飛陛相接如鳥飛也言廣可以並輦徑疾而西三臺銅
雀臺冰井臺金鳳臺也 銑曰亢陽屋也謂在於臺上故曰亢陽基
下曰陰勢如華山削成也重雷重屋簷也冰室返冥言清陰而寒也
劉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畹三十畝也離騷曰滋
蘭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藜木之細枝者也揚雄方言
曰青齊充豫之間謂之藜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藜而答之其惠存焉
莊周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之所不能遊也漢廡舊
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
爵臺南有金鳳臺北則冰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鳳臺有屋
百三十五間冰井臺上有水三室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置行為營建
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文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春秋左傳
曰涸陰涸寒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曲臨池曹植責躬詩曰夕宿
蘭臺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莓莓然莓莫來切楚
辭曰石瀨淅淅說文曰際察也千例切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
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
光殿賦注曰榭而高大 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周軒中天丹墀臨焮增搆我我

清塵剽剽

匹遙切善
本作影字

雲雀踈

音

薨而矯首壯翼摛

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平皦日籠光於綺寮

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

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翰曰長廊有窓而周迴曰周軒中高
天也天子庭曰丹墀焮風也增高也

構亦屋也峩峩高貌屋宇深靜而無濁塵故曰清塵剽剽輕舉自也
步頓謂臺高行步上下頓足天子服習曰御言服春服而行逍遙開
樂高臺遠視入極之地可入於寸目知天地之理虛曠故万物齊一
在此時也 向曰雲雀鳳也踈踏薨蒼蒼舉也言作鳳於簷踏立而
舉首也壯大摛發也言鳳之大翼光發彫鏤於青霄窈冥陰暗也寮
窓也言臺高而雷雨陰暗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籠光於綺寮
劉曰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焮焮上也風
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鄒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
翼戢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覩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翥騫於薨
標感翹風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在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翹
風也但鳥跂形定翼住飛則斂之絕據踈則舉羽翻用勢若將飛而
尚住故言雲雀踈蹌而矯首也王吉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
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
而自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揚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不

能自建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
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
林悼慄而竦矜非都廬之輕蹻孰能超而究升凡此四賢所以說臺
榭之體皆危岷悚懼雖輕捷鬼神由莫得而目逮也非夫王公大人
聊以雍容升高彌望意之得也異乎老子曰若升臺之為樂焉故引
習步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
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有牕也列子曰周穆
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曰正殿崔
嵬層構七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摛鏤摛布其彫鏤也說
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皦日西京賦曰交綺豁以
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南子
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子童子
長塗牟

首豪微聒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

魚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鷲向曰牟首閣道有室者豪微道也言

互有經過也肅嚴程節也言刻漏嚴肅而唱晝夜明候時而有節法
衛侍衛也閑邪防惡也罔無也鉤陳星名以衛侍帝宮言侍衛之人
防其邪惡故無鷲擾也劉曰牟首閣道有室者也霍光傳說昌邑
王輦道年首鼓吹歌舞豪微道也晷漏之刻也西上東門北有漏刻
屋也善曰說文曰晷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唱和聲字書
倡亦唱字也充向切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

蘭錡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
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

星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洙四門轆轤隆厦

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盭烏而資始邈邈標

危亭亭峻峙臨焦原而弗况善本作不况誰勁捷而無

德胥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代祀陽靈停曜

於其表陰祗濛霧於其裏銑曰墉城牆也濬深洫澣澣嬰

言宮闕繞崇城之垓帶深溝之涯也轆轤高也隆厦大屋也言宮闕

四門轆轤而高也大夏重疊而起也翰曰太清天也埃盭塵昏之

氣謂樓觀高峻而憑天若混然而自成也超越塵昏之所資混然之

氣以為造作之始也邈邈亭亭高遠也標立也焦原山名代知其險

言樓高之險雖臨焦原亦不比况惴懼也言誰有勁捷之人登此而

不懼者言長堅固如山豈可論年代之近遠乎良曰陽靈日也陰

祗雲雨神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日至於此自下望之若停光在其上

雲雨之神濛雲霧於內也劉曰墉城也濬深也洫城溝也張衡西
京賦曰經城洫澣城上女墉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使城埃厓也詩云
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昔國有石焦原者廣尋五十步臨

百凶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轡轡高貌也鷓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賓曰軼埃瑳之混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藟藟遠也說文曰標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苕苕說文曰吐基也論語慎而無禮則蕙德與蕙同思子切陽靈天神甘泉賦曰齊平陽靈之宮周禮曰掌地苑善本一作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了垣開園

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園木竦尋篁篔簹懷風蒲桃

結陰回淵灌積水深兼葭釐釐胡萑胡弱弱森丹

藕凌波而的礫綠芰泛濤而浸心潭以羽翻頡

頑鱗介浮沈栖者擇木雖者擇音若咆交步勃沒

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禦語勒虞箴思

國郵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金音

濟曰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也為牆環繞以為苑園園中觀宇相臨言多也咆鳴也渤澥姑餘皆海名也言魚鳥之類雖近在此若在

江海以自得不失其天性也鳴鶴在陰言皆自得其類也良曰

大也草木雜生曰灌園木竦尋者大木也竹叢生曰篁篔簹竹也言叢

竹懷風清肅之氣蒲桃體蔓延而葉密故多陰也向曰曲灌澄

也積水眾流相合為池釐釐分別也言眾草森然分別於內表清禦者

謂池沼草木有屋底禽獸之處表一不兼任人取之虞箴所以戒勒

無為田獵郵憂也思國之所憂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獸之樂也樵

木也蘇草也言苑囿之中草木盛人往取之無忌吝也即鹿苑中所

養任人縱之亦非所禁成與人共之也銑曰丹藕蓮也的礫映水

負芰菱也浸潭浮白羽翾鳥也頡頏水浮白鱗魚介龜也言或浮或

沉也翰曰鵠鳥鳴也言不迫逐不傷其性皆得安理如此劉曰

玄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陶諸果詩曰集于灌木

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也雖者舉

是四十里為所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平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

穹谷西京賦曰燎垣縣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絜百圍孫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洑回水也毛詩曰有灌者洑文子曰積

水成海說文曰贊分別也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荷芙蓉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皪即藕為徧名非唯根矣的皪光明也上林賦

曰的皪江靡浸潭漸漬也洞簫賦曰王液浸潭而承其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周禮曰川澤宜鱗物鱗物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

之屬介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叶韻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色屋相望武而隔踰

畝甘茶途伊蠢芒種斯阜四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塏流十二同源異口其苗為屯雲泄為行雨

水澍之稷古徒陸時稷黍黝黝柳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

奕世翰曰腓腓美也奕奕盛也田一畝曰苗甘薺也茶苦菜也西維蠢生也芒種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茶薺多稻麥也西

門豹史起竝為鄴令俱開障水灌田鄴人皆富塏級次泄水之處有十二也同原同漳水異口分渠口各別也黝黝黑也桑柘之葉色

也油油潤色紵似麻可以為布銑曰蓄積也言積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泄之乃潤田是乃行雨也良曰稌稻也時種也均田畫疇

定其分畔蕃屏廬室錯雜也言都人蕃屏廬舍錯雜而布蔭翳繁盛貌濟曰服美自悅言人甘其食美其服也隔阻踰絕也言太平安

無事雖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劉曰腓腓美也詩云周原腓腓董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苗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苗畝周

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塏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塏者也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

制列侯公王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偃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疇者界也埒畔際也詩云中田有

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共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善曰韓詩曰周原腓腓莫來切毛詩曰弈弈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曰阜長也史記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又曰史起

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寫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

稷稌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之樹切方言曰時植立也時吏反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黑貌也聲類曰

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內則街衢輻湊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

內則街衢輻湊

內則街衢輻湊

內則街衢輻湊

朱闕結隅石杠江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

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欄古

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所蒸徒斑白不提行旅

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

里閭向曰闕樓隅角控引杠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之上也濱水畔也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

渠清可以比滄浪之濯纓槐樹之蔭可以踰長欄廊廡之下銑曰習習盛也莘莘衆也蒸徒人也斑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也言

行客讓路設官司分職務營置居處夾於府寺分布閭里之間各使

得其所也善本衢作衝劉曰言鄴城內諸衛有赤闕黑闕正當

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

淮曰石杠謂石橋也疎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

渠堰東入鄴城經宕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

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

道也齒容切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晉灼漢

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欄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

欄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蔡雍胡億碑曰祁祁戎君

習習冠蓋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鄭玄曰

雜色三班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

讓路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小雅曰班次也其府寺則位

副三事官踰六卿太善本常之號大理之名厦

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許重門再扃師尹

爰止毗世作楨翰曰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正德以率下利

常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厦大厦之屋屏門牆也言府寺之制其同一

揆而牆屏之設亦齊有之肅肅嚴整負闕兩階之間言兩階之間作

為楨也肅然嚴整高闕也言有重門故其闕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

政事者爰於毗左衽祥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為政也劉曰當

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

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

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

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大常號奉常廷尉號

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

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

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

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厦屋已見上注鄭玄禮

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

兩階間曰闕周易曰重門擊柝說文曰扃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師

尹

尹毛萇曰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大師毛詩曰天子是
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毛萇曰禎幹也善本世作代 其閭

閭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

開出長者巷包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窓輿騎

朝猥踈敝古其中良曰四者皆坊名 濟曰戚里外戚所居

門出長者而巷亦包括公侯之宅 向曰都護宮名居殿之中飾為

綺窓 銑曰輿車騎馬猥多也踈敝言象積也天下朝貢車馬繁多

象積而在於都護府內 劉曰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

北入皆貴里也都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

戚里以姊為美人故 善曰古詩云交疏結綺惣廣雅曰猥衆

也烏罪切聲類曰踈躡也踈徒協切說文曰敝隘也立知切

營

客館以周坊飾善本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開

閱起建安而首立葺耳七牆幕室房廡雜襲剖居

刷居周輟匠斲積習廣成之傳戀無以儔棠街

之邱不能及銑曰營構館舍也飾寘徒所集之處以備待士

瑋美也豐大也開巷門也閱門中道也首初也

起建安之中初立也 翰曰葺覆幕漫廡簷也言房簷雜錯以相掩

習剖刷斤斧也周無也匠斲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理

也廣成傳秦之客館臺街邨蠻夷之館漢時所立言此二者不能及

我所制也 劉曰鄴城東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邱起樓門

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闈

閭繕宇葺墻以待賓客坊人以時羣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

盟主也宮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閱巷門也一

曰閱門中所從出入也葺覆也坊人塗人也羣墁也館宮室諸侯傳

也史記曰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 善曰說文曰廡

堂下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剖刷曲刀也刷九月切鄭玄論語注

曰輟止撥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邨

支首懸稟街蠻夷邱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廓三市而

開廛籍平達之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闌闔以

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

嶢堯薛五侈所眺之博大翰曰廓開也廛市中道也達

道也開三市中開道言開

市要籍之所則平道九達之處所以便利於人 向曰班布也言布

貨物於市以羅列之闌闔市中巷繞市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謂

多少二者或至巨萬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也言至曰

中盡會於市也抗立也旗亭市樓嶢薛高貌言此樓至高也侈美眺

也

視也言美所視之貨賄可謂富博廣大也劉曰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日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達已解上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也堯薛高峻之白也爾雅曰眺他弔切

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

極風采之異觀質劑遺子平而交易刀布質而無

筭良曰隧路也言有隧路多也轂擊者車多相摩擊也軾車後言相連貫至於萬數皆憑軾捶馬幕覆車軫者言擊馬衣袖與幕紛然相半濟曰使八方混同歸於一所風俗也采事也言極俗事

之異見質劑市吏主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易也刀錢也言錢布相與交易不可勝筭劉曰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周官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君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斂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任成帷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撫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明九夷材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之風采

而成就攻不鬻邪而

預善本賈古著馴致善本之醇醲翰曰言物之材用皆工入之所化用

也賄布帛也則商者通易之難得之貨謂遠方異物寶玉無益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窳濫攻堅著明馴順也醇醲樸也器之備用為常用不在珍麗物皆去濫而就堅去濫禁邪人不使乘時射利為賈賣明順置法以勸醇樸之理也劉曰周官曰百工飭貨入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云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日賈禮記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比皆不鬻邪之義周官曰肆展成鄭君曰展整也成平市者使定物賈防詐豫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財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餘乳切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醇醲之化既決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然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

去富有無隄同販大內控引世資賓琮帙嫁積

帶徒結珠幣充物刃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

慎燕弧盈庫而委勁異馬填廩救而駟駿祖駿

白藏庫名藏即庫也謂富有財物如大水之無隄岸言極多也賑豐也大內內寶庫與白藏同豐控引天下之資財

向曰寶南夷稅名也大內內寶庫與白藏同豐控引天下之資財

珠玉布帛充滿於庫關石秤也言亦平也財物貢賦之所致者無失常者亦慎也

輸曰燕弧角弓出幽燕地言滿庫委積其勁硬者無失養馬屋也駟壯也異馬謂異北所生馬填溢廩中而呈壯駿也

劉曰白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為名也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帶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燕上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乘黃廢燕幽州也弧弓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春秋左傳曰翼之北土馬之所生

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槃瓠之後輸布一匹二丈定謂廩君之寶巴氏出帳布八丈寶在宗切帳音稼帶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駟壯馬也

于劼切 至于劼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

擢威靈介胄重龍襲旌旗躍莖弓珧以解檠景予

鉦飄英二屬之甲縵韓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

更乎贏亦精切向曰劼大也糾紛亂也庶士天下也罔無寧安也聖武武帝也言大敵亂起天下無安武帝興言兵大

振曜其威靈也良曰介甲也胄兜鍪也重襲重而衣之躍舉也莖旗竿也以蛤骨飾弓曰珧檠弓匣也解檠開弓匣予鉦皆兵器為風飄其英英旗飾也

銑曰屬連也言甲三札相重而連之縵胡武士纓名控引簡擇也言引滿弓弦擇處而發物無不中故妙擬更贏更贏古之善射者也

劉曰建安十九年五月魏公位諸侯王上赤紱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旌旗出警入蹕賜

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屨者謂之珧屨骨也檠弓押也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而客者三十人趙太子悝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漫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贏謂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

更贏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贏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尚書曰庶土交正毛詩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勅檠不張說文曰鉦

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

被練而銛息戈襲偏袞都以讀會列畢出征而

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胡精通目無匪制推

鋒積紀錯氣彌銳三捷既畫亦月剋剪方

命吞滅咆交白林休雲撤叛揆席卷虔劉子威

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制馬江洲振旅鞫鞫

田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利五印

國無費留向曰言士卒齊整服練而執銛利之戈襲著也偏裝

被練執戈衣偏裝之裳以為行列也軍帥師出行盡中剋勝之法執

奇正之計也洗兵刷馬戰勝休兵欲還師乃洗刷兵馬於海島江洲

也兵還曰振旅鞫鞫衆聲悠悠旆旌飛自戰勝則凱樂而歸行飲至

之禮饗會將士有功者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剋印印角漸銷項

羽欲封有功手執其印惜不與令得利言今有功即封不吝惜之故

朝無利印功不賞曰費留謂今賞之故無此也銛曰碩大也言大

畫奇策精通妙理舉無遺者目見所為皆合宜制鋒鋒刃推舉也十

二年曰紀謂武帝自初平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積紀言雖

積紀鋒錯之氣彌加猛銳翰曰言一日三接戰於敵人一月三捷

剋之方放也咆咻猶咆咻也言放棄王命包琫不賓者皆除剪吞滅

之撤去也叛反換易也皮猶殺也侵漸也言反易常道之人皆如雲

去席卷盡殺之漸以威德布於八方則其阻之俗皆相率來賓莫

不由大魏之德也劉曰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為甲裘

史記蘇武曰強弩在前銛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躐孫武曰奇正

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

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烏乎技矣臣始

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常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

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合臣刀十九年矣所

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

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

二十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

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畫日三接討云

一月三捷既畫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命放棄王

命也尚書曰咈哉方命剋翦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

也咆咻猶咆咻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包咻于中國吞滅咆咻者剋

黜韓暹揚奉之專用王命叛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徹換

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猶殺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虔

劉我邊垂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

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也侵滅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于

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制小嘗也司馬相如梨

賦曰喇嗽其漿蘇秦曰鞫鞫躬躬若三軍之衆春秋穀梁傳曰入曰

振旅無事以嚴衆也春秋左氏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飲至漢書曰
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老刑印印角刑也韓信傳曰項王
有功當封爵印刑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
曰費留 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袷之衣韋昭曰袷
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袷音督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
列唐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曰祿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
絃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需衣冠
是謂洗兵劉劭七華曰救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鞫鞫衆車聲
也呼萌切今爲鞫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旆 喪亂既弭而能宴
旄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

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桺甲胡刃虹旌攝
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
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
圖圍寂寥京庾流衍翰曰弭平也言天下既平而能爲安
樂武王歸馬放牛去其戰士蕭斧越
斧也戢斂其何藏柙其刃虹旌畫爲虹者攝收其麾旄以卷藏之皆
示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理天下之大法典常也言息兵革當安人
故斟酌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使其情通而變之
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契以御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

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賊利圖圍獄也寂寥空也京大庾倉也流衍
積多也 劉曰尚書曰往伐歸獸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
伐弱韓譬猶碎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旄洪
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
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
德司徹 善曰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誰戰可也
尚書曰垂拱而天下化莊子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也
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爲常禮記曰仲春省園圖文
子曰法寬刑緩因園虛空毛詩曰曾孫
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於是東鯁呼即序西

傾順軌荆南懷德惠朔北思躋也絲絲迥塗驟
山驟水襁居負責慈贄職重譯具筐側首之
豪鏞渠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而魏闕置酒文
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支有客祁祁
載華載裔入聲岌岌冠緹所纍纍追辮髮清酤
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息温温耐遲躍波豐

肴衍衍行庖皤皤情情一醜醜醋滑無譁呼瓜向

西傾國名即就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

躑美也絲絲遠自迥長也襁以繩繫籠費贊其上物也言荆南朔北

之夷皆懷惠思美絲絲行於長道驟彼山水負其筐篚費其土物重

譯言其來貢也凍醴言醴酒之味遇寒乃凍斯冰也耐美酒也言各

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言之其實不然也行庖主行食者衍衍

皤皤並多負倍倍和悅之負能者飲不能者止醜醜滑樂也謂醜樂

而不諠譁 銑曰睡首錄耳皆夷人也豪傑謂酋長言其各衣本服

而來斂衽袖也魏闕帝闕也言斂袖而拜於帝闕之下也翰曰置酒

於文昌殿以宴蕃夷也高張其樂先夜而設其夜未遽謂未急明也

凡天子會諸侯必設庭燎以待之晰晰光明也衽衽衆多也載華載

裔裔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朝中國諸侯有冠纒則

豸豸然纒冠也豸豸高貌蕃夷之人則辨髮行行列纍纍然 良曰清

醜濁醜醜酒也濟水清河水濁故比之言多亦如之也 劉曰地理

志曰會稽海外有鯤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

皮西傾因桓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

不德淮南子曰三苗髻首責禮贊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

一見名以其所貴寶為贊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費建安二十

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廚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

有賦曰 醜十句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魂控

醜曰凍冷也耐三重醜酒也 韓詩去賓爾醜

酒之醜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醜許氏曰醜者美酒 善曰尚書曰

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分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躑是也論語去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以約小兒

於背上蒼頡篇曰賈財貨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

要之魁武羅司之穿耳以鏐郭璞曰鏐金銀之器名魁音神鏐音渠

漢書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哲哲楚辭曰高余冠

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纒之幘也纒與繼同漢書曰諸侯纒纒從楚

又終軍曰解辨髮削左衽毛詩曰既載清醜說文曰澌流水也周易

曰鴻漸于盤飲食衎衎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皤皤豐多之貌也

韓詩曰惜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

曰醜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滑矣毛詩曰滑 延廣樂奏九成

昔也鄭玄曰沛昔之也一曰滑樂也醜乙據切

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嘈 響音起疑震霆天宇駭

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宮厥之所曾聆

廣樂天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樂大夏禹樂六英帝嚳樂五莖顓頊

樂冠首也冒猶籠也言數奏樂皆首出韶夏籠羅六英嘈聲起如振

動雷霆駭驚天地億遠也大帝天帝言遠若天帝之所興作鈞天廣

樂之聲二宮謂秦穆公趙簡子趙與秦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天帝

為其奏鈞天廣樂故云二宮厥之所曾聆聽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

曰延陳也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

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曹與僧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繆公言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之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無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嬴也博雅曰聆聽也善本無六英二字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

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

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開善本覺雜糅

又汝紛錯兼該孩記敷梵切善博鞮都鞮泥鞮居所掌之

音鞮昧任而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

荒之俗翰曰干盾戚斧也羽翼羽旄旄牛尾皆舞人執之謳歌也

常用可以開發耳目之聰明也糅文綵也紛錯亂雜也該同也記博猶廣大也言禮樂之音文綵亂雜兼同普汎而觀之可謂博太也

向曰鞮鞻樂官掌四夷樂鞮昧任禁皆四夷樂名所以各為其方樂以娛之此蓋和睦八荒之風俗也劉曰鞮鞻周掌樂官名也周官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

匏竹禮記注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

叢子曰世業不替唐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鞮履四夷舞者屣也履俱具切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鞮孝經鉤命決曰

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鞮昧皆東夷之樂而重之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既苗

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去備

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一切著銑

既已也夏獵曰苗為苗除害冬獵曰狩狩收也言盡收取之爰於也春出曰遊秋出曰豫天子躬耕曰藉田以為農者先所以勸民也言

動以禮也大閱講武也言以舉義也法駕大輅車六馬駕也言天子出行必以此也秋御御名使人調理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

講武也百官禮樂鏘鏘可法壯觀也邁過也梁騶古者天子田獵地名今則過古書之所著也劉曰夏獵曰苗冬獵曰狩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訓兵

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田也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

一畝一畝一畝

何簡車馬蔡維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所得
夜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
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
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

澤不伐天老鳥斧折羊七以時罾網善本以道德連作恩

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

喬聿雲翔龍澤馬于錄取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

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

嘉穎離合以尊尊子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

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

徵之所偉兆良曰槎斬也枿斬去木梢也今復出者天獸之子

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落斧斤入山林枿伐天獸禮

後施罾弋故去斧斤以時罾網以道濟曰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

挺生芝草皓獸丹魚並祥瑞藪澤池沼也翰曰喬雲赤色雲飛龍

出焉澤馬于於山阜于小步山川皆為之生圖見寶也向曰其時

三足鳥九尾狐見詩云莫黑匪鳥莫赤匪狐擾馴擾也銑曰嘉穎

為嘉禾合穗蓍蓍花秀自浩浩泉流自此皆明禎祥曲成我魏祚故

乃觸類兼造化而出偉大兆示也則明神酬酢仁德休徵大示於天

下劉曰草木未成曰天牂方斧也詩云取彼斧斤以伐遠楊延康

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麀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

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喬雲者外赤

內青也楊雄太玄曰紫霓喬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

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一枚

延康元年三足鳥九尾狐見於郡國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

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

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宇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

應人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

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

未落工不得入山林孝經接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記

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于小步也丑亦切毛詩曰莫匪赤狐

莫黑匪鳥尚書曰鳳皇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穎德

也尊茂盛貌也蒼頡篇曰禎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文

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取美

率上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醴徒粹遠餘糧

栖畝而不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

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評信人謀所尊鬼謀所

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窺善本王策於金滕案

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

寸旬消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

絕世脩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

用之默非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篆轉籀又篇

章畢靚優賢著於揚歷匪彙形於親戚良曰收收

率土和暢去惡遷善而無匱乏沐浴休徵之應宅居也醴粹猶醇厚也言醴厚之化居於人心年穀豐多盈於田畝如鳥之栖宿人不收

紀頌聲載路言歌謠滿路洋洋乎盈耳也五德五行也莅臨也言察五行之行所臨相生也非言厚行陶化染學謂文帝寡言厚行陶化

而成其學讎荅校考經史篆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翰曰河洛出圖書開秘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翩翩飛鳥評告也魏將受禪有黃鳥銜其書書有文告以祥應秩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也鬼謀所序謂祥瑞也徽幟旌旗器械兵器革改也濟曰委棄也神器帝

位也漢主委棄天下之尊讓於魏也翌明也言文帝有仁明之德藏

用於內守玄默而不言而德化以著向曰玉策所以記帝王之跡

金滕金匱也所謂王版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帝王圖籍於此藏也

著明也優其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非也彙私也形見也言文

帝非以私情而見於親戚銑曰消擇也言擇吉日就帝位乃改漢

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之士有失職者復之皆王者

初受位之體也劉曰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

銜丹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

于金滕滕緘也揚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莅臨也馬融論語

注曰非薄也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籀

音肖漢書朝錯曰今陛下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庶孽畜之也本枝別幹蕃屏皇家

信

善本

作闕

轉籀

又逐

良曰收收

和樂自言

翰曰河

魏將受禪

鬼謀

神

帝

德

藏

跡

也

言

文

帝

有

人謀所尊鬼謀所

王策於金滕案

察五德之所莅量

改正朔易服色繼

以革顯仁翌明藏

篆籀又篇

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於親戚

花謂東阿王植 良曰二八謂舜之八元八凱言今之相兼而過也

四七謂光武二十八將言今之將猛於彼者 向曰言王侯相將赫

赫而盛震震而壯皆開物成務使天下清謐者也泰階三星也三階

平則天下太平故欲使此億兆之人覩之則比屋可封而天下一家

也 劉曰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鄢陵侯彰為北中

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

數百人身目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八八元八凱也四

七者漢光武二十八將也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

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

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

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 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

氏傳富辰曰封建懿親以蕃屏周蔡雍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

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耶左在險猶猛

也魚瞻切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擣藻如春華易乾

鑿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周易曰

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謐靜也音蜜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也 箕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

情 善本 綽矣帝德冲矣謹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

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道直卷 居領與結

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能雖自

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代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

踵武而齊其風 翰曰謂魏氏德衰為晉所代善年有數天祿

寬綽帝德冲深自退為日實至公矣 濟曰榮猶美也庸庸瑣瑣也

亘過也睠睠顧也留留心也卷領結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

主有讓德可謂美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追過卷領結

繩之主 睠顧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為讓禹也尊盧赫胥伏羲神農有

熊皆古之有道君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同猶大同也奚猶何也遽

急踵繼武迹也言其雖自曰道大化高代有醇厚宇內大同亦何急

與之比競哉言我亦不能與之繼迹而齊其風言猶小也 劉曰准

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

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慮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

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能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踵之

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是

故料聊其建國析先歷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

措復之而無敦亦申之而有裕非疏糲魯之士

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銑曰料計也析分也諮猶詢謀也言謀度其官室之

制皆合法則也立都邑分析法度令得其所詢謀官室之儉奢議舉

直措枉之事復猶覆也敦厭也申猶用也裕寬也言都邑制度官室

儉奢舉措枉直之事反覆申用於代可謂無厭倦而有寬裕言王化

天下無厭用之寬簡此故非疏賤之士所能精曉鄙俚之言所能委

具而知之劉曰詩云斯于宣王考室也疏糲麤也韓詩曰糲糧之

飲藜藿之美敦厭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不俚俚鄙也善曰說

文曰析量也爾雅曰咨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措也哉毛詩曰庶敦於人又曰綽綽有裕至於山川之

可書生生之所常厚詢美之所不渝善本作則

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覲蓋節之泉

善本作淵抵抵祈精衛銜木償常怨冤音常山平于鉅鹿

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肩連

玄俗無景善本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滯時

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

燔扶原切向曰詢信也渝變也言山川倬絕物產大殊名奇實異

妄說也常山平于鉅鹿河間四郡名濟曰鴛鴦交谷虎澗並水名

龍山山名淀泉而淺者掘鯉淀名也蓋節泉名也琴高仙人也水中

乘赤鯉魚而遊周旋為周遊也良曰抵抵鳥飛鳥精衛鳥名本赤

帝之女溺死於東海而化為此鳥乃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欲報

其怨焉列真仙也皆仙人也練色言顏色美也犢配仙人名眉連仙

女名言犢與之為匹偶玄俗俗行無形影故曰無景木羽仙人之御

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列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
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逢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
曰練色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
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來過都
女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
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膏藥於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
用下蛇十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又世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日
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為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
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咬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
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
為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
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
弟子期期曰皆潔齊待於傍設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
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
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
來還而道死嘯父冀州人也在曲州市上曲州屬廣平郡漢武帝征
和二年嘗為平于國故曰常山平于也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翼
州善曰廣雅曰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
魁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
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定音
殿說文曰猗亦翅字翼翅也叔豉切今音祇猗飛貌也馮衍爵銘曰
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左氏傳太史尅曰奉以時

旋 易陽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貞

定之黎固安之栗醇耐中山流涵干日淇其洹

栢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

邑羅綺朝歌縣續房子縑總子清河若此之屬

繁富夥禍够苦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銑

壯容少年美麗之容也易陽易水之陽其中多美女稚質童顏也邯
鄲趙地亦多美女善行步皆妙於鼓瑟真定故安皆郡名黎栗所出
焉中山郡出美酒同飲曰流同醉曰涵干日言一醉干日也襄邑縣
名朝歌清河皆郡名續細縣縑總綉帛也 向曰淇洹二水名傍出
美竹信都郡名棗出焉雍丘清流二縣名梁米稷稻所出處也夥够
皆多也單猶一也罄盡也言如是之屬繁富多多豈可二尋究蓋抑
情而未盡述也 劉曰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
女衛之稚質史遷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趾躍真定屬中山郡出御黎
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翼之別禹貢燕幽
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耐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石者
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
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葬之中

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立石前來酤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立石死來三年服以闕矣於是與其家至立石冢上掘而開其棺安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立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曰雍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縣清河出練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漢書音義呂瓚曰跼為躡跼都牒切躡所解切薛君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酒淇園已見上文社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洹汲郡汲即衛地也洹或為園洹音垣孔安國尚書傳曰續細絲廣雅曰總絹也廣雅曰狗多也古侯切

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

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

墮墻本前脩以作系胡計切翰曰旨美也先生言以其土地物雜錯文辭述魏都之閑麗然雖

擇選章句徒至九變迴復而終遺其美逸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言思慮之深也易去本隱以至明春秋云推見以至隱言雖有遺美

至於隱見反殊其致一也上林賦云頽墻填壑者為漢氏苑囿之大

方欲頽之使山澤之人得志而我無苑囿之大山川萬物皆符自然故以頽墻為末事也守古人賢聖之道而系襲之以為本也劉曰逸詩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

選擇木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音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墮墻本前修以作系也前

脩謂前賢也離騷攬吾法失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頽墻填壑使山澤之人得至揚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免收置罟與百姓共之亂者

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王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墮

墻填壑亂以收其置罟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胤之意也系者胤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

上林之觀後說墮墻之事首尾相屬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墮墻謂為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

墮墻收置罟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

韓子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化人之宮王以為諸清都紫微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曰推見至隱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

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頽墻填壑雖本前脩而作系所謂觀百而調一故輕末而鄙賦

其軍容弗犯

信身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

之績歌鐘析歷先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

也濟曰軍容凜然不可犯乃可申其果毅殺敵為果致果為毅也糾察華夏使不為非撫安戎狄德不為亂元大勳功也管仲相

齊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勲功配之析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鄭伯納歌鐘二肆於晉肆懸鐘磬之物而分壹肆賜魏絳言此則魏絳之賢有美聞也魏絳本魏人今論魏德之盛故述絳於此 劉曰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管敬仲相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謂之元勲配管敬之績也悼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肆故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 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大祖元勲啓立輔呂毛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 弗羅千乘為之軾盧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

德自解紛也

銑曰段干木處於窮隘之巷居室雖近而心遠大富有仁義職務人之所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軾焉秦欲攻魏聞文侯禮干木乃止故云諸侯為之止戈此則所謂解紛也 劉曰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聞十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 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

可加乎兵秦君以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浴故曰職語 逸詩云北云詢多職競弗羅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 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 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街 其室則適老子曰解其紛也

監門謙謙同軒擗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

同曰魏公子无忌封信陵君不以貴自尊貴天下賢士踰於丘山有隱士侯嬴至貧賤為

大梁夷門監門者信陵君以車騎迎侯生信陵親為御車過屠人朱亥信陵謙卑為御不怠同軒即為御也秦圍趙信陵遣兵救趙擊破秦軍邯鄲遂存故云擗秦起趙當時魏王之威振動列國故云威振八蕃此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也 劉曰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 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御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嗛古謙字 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室 知

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

云也翰曰言張儀張祿英雄辯說榮枯在於一朝能濟時厄秦用張祿為相室塞也隙竅也言張儀張祿籌策如以一物塞小

竅應時而合四海諸侯雖齊鋒攻秦一言以說乃能敵之故此亦足

云二人皆魏人也劉曰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

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

相亡壁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壁共執儀掠筓數

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為武

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

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以告魏將魏齊齊擊折脅摺齒雎

佯死即盛以簣中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以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簣

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

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

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

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封為應侯應侯之

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含

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外反論曰噓

枯則冬榮解嘲曰室隙蹈瑕而無所屈也權惟庸蜀與鵠鵠同窠苦和句古

吳與鼃鳥鼃猛同穴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

魚鼈良曰權猶實也庸蜀蜀地名句吳吳地名蜀多山林且地狹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推揚推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孔安國曰庸

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鸛鶴株株鸛貝瑜反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

徒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說文曰

鼃蝦蟇也胡蝸切鄭玄周禮注曰鼃蝦蟇屬也鼃莫耿切漢賈捐之

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鼈何足貪也鍾會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山阜猥積而崎

嶇泉流迸集而映鳥咽隰壤濺所漏而沮子洳

如林藪石留力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

土焞許暑封疆障厲濟險也良曰言吳地多江海流泉迸

集言百川水迸集於此映咽流也銑曰下濕曰隰隰之土流濺水

多復漏而出沮洳泉泥相和自林藪礫石地名石間有水曰石留地

多草而荒穢孤窮山岫恒出陰雲不見日月常掩翳多雨向曰宅

居也焞氣也言吳蜀皆有熱氣暑蒸邊近障厲惡疫之氣劉曰山

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阜

韓王曰成阜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

之有留結也一曰壤漱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踣踣傾側

也字書曰映咽流不通也公羊傳曰濺者何漬也作廉切周易曰壅

也

散漏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切毛詩曰彼汾沮如毛萇曰沮如其漸如也楊惲書曰蕪穢不治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郭氣焉泄猶出也埋

蒼曰焯熱貌音許妖切蔡莽螫刺割昆蟲毒母噬蔡莽毒草也所以

螫割人昆蟲毒噬皆咬人也劉曰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噬

蝮蛇鴆鳥之屬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

南楚曰莽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漢罪流御秦餘徙芻宵

貌最罪陋稟質逦七脆將巷無杼首里罕者

羞或黜直結計而左言或鏤膚而鑽在髮或明

發而耀徒了歌或浮泳而卒歲良曰秦漢遷流罪人於南

宵小也言其小白最陋醜惡逦脆急躁輕蹶之貞濟曰杼首長首

者罕希也言吳蜀人最陋又多不壽故巷無杼首里希者老黜結以

髮結於兩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鏤膚即文身者鑽髮為一撮於

項後銑曰發曉也耀歌人憂者歎切急之歌言二國政急也居于

江湖若魚鼈浮泳以為終歲之事劉曰楊雄蜀都賦曰秦山東貨

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日南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

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傳舜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廣雅曰

芻餘也地理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夭巴蜀輕易淫失柔弱偏陋漢

書曰人肖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燕謂之

杼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杼首也左氏傳曰葛爾小國杜預注

曰葛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也逦亦脆也逦音七戈切說文曰脆少

奕易斷也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

耄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耀歌巴土人歌也

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泳詩曰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前漢書淮南王曰越鑣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鑣古翦字

-5 180 35 945" data-label="Text">

也子踐切文身即鏤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耀耀契契愈豎

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風俗以壑下慄果

也佻或作耀音葦葦毛詩曰何以卒歲風俗以壑下慄果

為媼胡麥切善人物以戕害為藝良曰釜狹媼好藝能

勇為好人物以殘忍殺害為能也善曰楊雄反騷曰何丈肆而質

釜應劭曰釜狹也方言曰慄勇也果與慄古字通說文曰媼靜好也

音盡左氏傳曰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切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齊

也言其遐荒風俗殊也綴猶繫之也劉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禮記曰憲章文武賈逵國語注曰綴連者

也由重山之東阨介鳥因長川而善本裾勢距遠關

以闕苦閼俞時高櫟巢而陞制向曰重山蜀也阨險

也東狹也長川吳地

裾如衣以為要勢 翰曰言距守遠關窺闡中國是居鳥巢而設階

陛之制固非其宜矣 劉曰重山東阨謂蜀也長川裾勢謂吳也漢

書形束壤制 善曰束扼束其民由於秋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

也陛制亦以高燥之陛而能約制其民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裾

古據字 薄戍縣羃與異蛛螯 侯莫之網弱卒瑣甲無

九御切 異螳螂之衛 銑曰縣羃微細也言二國守戍之兵如蛛螯之

臂以當車轍何足以為衛 善曰縣羃微自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螯

作罔罔今之人學之 蛛音株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

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 與先代 善本作

而常然雖信險而 勦了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

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 向曰先代吳王夫差國滅公孫述

揆度也我度二國則為後轍喪敗無日矣 翰曰迄竟也成都蜀都

建業吳都言竟將顛覆 善曰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切

氏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 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

顧非索外於疊其基焉 至觀形而懷怛 支曰荀息索十二棊子加九外於上晉平

形而頽懷測但 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索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公曰

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

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與兵社稷亡滅

君欲何望公即壞臺賈 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 奄

遠國語注曰但懼也 聊假日以須時說文 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

銑曰微子朝周過殷墟悲而歌曰麥秀蘄蘄兮黍稷離離兮言吳之

將亡後必有如此歌謠也二國獨言吳會者舉一足以明蜀矣 善

-15 170 35 945" data-label="Text">

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相朝周過殷之墟見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

-35 170 15 945" data-label="Text">

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

-55 170 35 945" data-label="Text">

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 先生之言未卒吳

-75 170 55 945" data-label="Text">

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 蜀一客矍 音矍善

-95 170 75 945" data-label="Text">

然相顧 力天 焉失所有 醜 典土 懣

-115 170 95 945" data-label="Text">

莫贈切善 容神 如 形 音 施氣離坐 典土 懣

-135 170 115 945" data-label="Text">

謝 向曰矍然驚也矍焉失意自醜面慙自懣愧也形屈曰蔡物之

-155 170 135 945" data-label="Text">

自死曰茹言心死也 翰曰弛解也言向者形容拘束敬聽先

生之言愧懼踈踏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愧墨面色變墨而慙也
劉曰懼懼也春秋傳駟氏懼懼詩曰有靦面目曹愧也左傳曰亦作
曹焉揚雄方言曰慙也荆揚之間曰慙善曰張以慙先壠切今本
並為曠曠大視也呼縛切說文曰瞻失意視他狄切字書曰藥垂也
謂垂下也慙與藥同並而隨切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
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如舉切廣雅曰施釋也施紙切與勅典切
杜預左氏傳注曰墨色下也說文曰謝辭也 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 習蓼

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

皇輿之軌躅良曰僕黨二客自稱也無疾而迷曰清狂怵迫猶

蓼草之蟲忘其辛味如深谷之中進退無所憑據而翫習不覺

也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

清狂也賈誼服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越西東善曰閩已見吳都孔

安國尚書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曰蓼蟲不知從乎葵藿王逸

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藿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

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過以汎剽匹之單惠

敗續漢班嗣書曰伏周孔之軌躅也歷執古之醇聽兼重直性邊以馳以繆充洵充

光而罔定銑曰汎剽輕薄也單惠猶小才也性用心誤也賊

小才得先生說歷古醇厚之義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誤次以前

者繆言今仰觀先生若目視辰光炫焜不定言敬懼之甚劉曰楊

雄方言曰汎剽輕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注

曰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道兼重性以馳繆言既重其性而又索其

繆也廣倉曰性用心并誤也方奚切說文曰馳重次第物也弋鼓切

漢書音義應劭曰洵皆也音洵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

於有聖向曰二客言先生頌美魏德深沈莫測也翰曰匪同

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聖人以天下為憂今先生見我吳蜀之危喻以上皇之盛德使去危就安豈非同聖人之憂乎

劉曰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

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顯諸仁藏諸

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

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念

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報言之也

善曰王肅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

消黍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抑若春霆

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

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良曰言

言啓發我心如方春雷霆初震而蟄蟲皆競飛動鏡照也又似潛龍

升天浮於日景我於幽泉之中但涵照於其容暉也善曰二客聞

言助然心悟猶春雷霆響蟄紛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

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起而驚蟄睹周易

曰潛龍勿用也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部

部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政濟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幽闇之處剝廬小人窮困之居庶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

幽闇之處其困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劉

曰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

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

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

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暖鄣光

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且夫寒公豐黍吹律

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以善本無暖之也字昏情爽曙箴規以善本無顯之

善本有也字銑曰鄒衍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氣

至遂生黍而豐也向曰爽明曙曉也箴規教戒也二客言昏曙之

情所以明曉者先生戒使然也亦猶寒谷吹律而暖至劉曰劉向

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至

黍生今名黍谷善曰孔安國尚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

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也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

良曰魏王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三傾五城地十五城也言秦

良曰言

先生之

善曰二客聞

也呂

曰潛龍

勿用也

雖星有

風雨之

好人有

異同之

性庶覲

部

部家與

剝廬非

蘇世而

居政

濟曰箕

星好風

畢星好

雨

善曰言

已因此

善曰言

已因此

幸見蔀

家剝廬

之凶

非謂悟

世而居

正道也

爾雅曰

庶幸也

王弼周

易注曰

蔀覆暖

鄣光

明之物

也既豐

其屋又

覆其家

屋厚家

且夫寒

公豐黍

吹律

善本有

也字銑

曰鄒衍

居燕地

美而谷

寒不生

五穀鄒

子吹律

暖氣

至遂生

黍而豐

也向曰

爽明曙

曉也箴

規教戒

也二客

言昏曙

之情所

以明曉

者先生

戒使然

也亦猶

善本無

暖之也

字昏情

爽曙箴

規以善

本無顯

之以字

曜車二

六三傾

五城未

若申錫

典章之

為遠也

良曰魏

王有徑

寸珠照

車前後

十二乘

三傾五

城地十

五城也

言秦

善本無

暖之也

字昏情

爽曙箴

規以善

本無顯

之以字

曜車二

六三傾

五城未

若申錫

典章之

為遠也

良曰魏

王有徑

寸珠照

車前後

十二乘

三傾五

城地十

五城也

言秦

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
小辯害義小言破道也

六家文選卷第六





